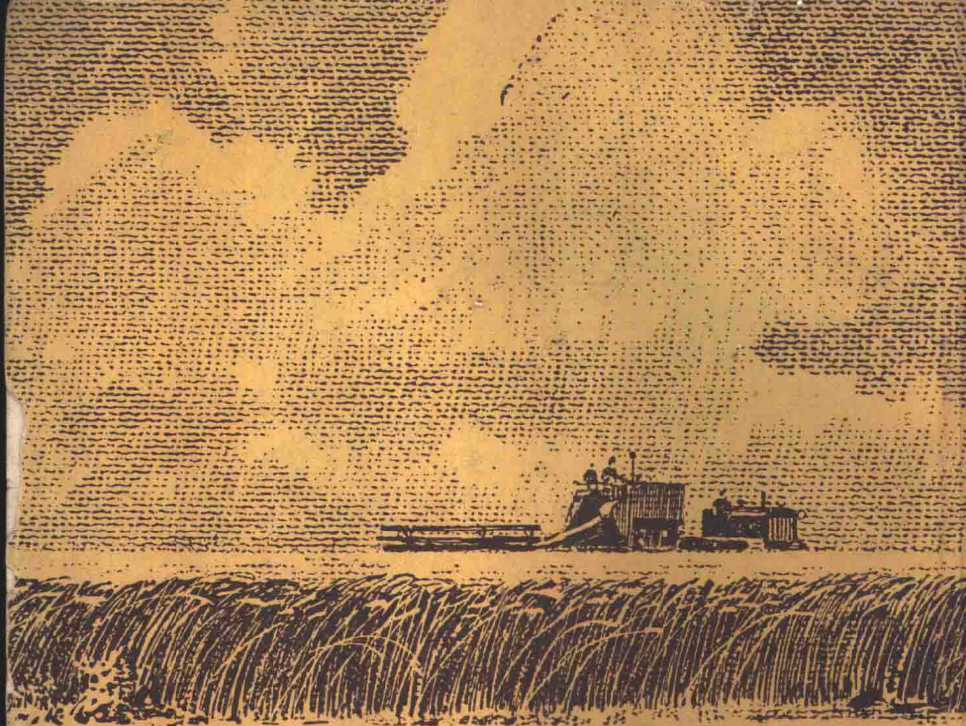




在一個國營農場中

H·拜節米洛夫著
鄭 訥譯

中華書局出版

Н. Байтемиров
В ОДНОМ СОВХОЗЕ

在 一 個 國 營 農 場 中

鄭 訥 譯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

本書內容提要

本書是以報告文學的形式描述蘇聯衛國戰爭初期，在後方人力缺乏的條件下，黨如何號召青年團和婦女，領導他們歷盡艱辛，克服種種困難，把一個剛剛成立的國營農場，組織成爲一支生產戰線上強有力的部隊。

「老人家，我們可以動身了麼？」克林柏克說。他一面說，一面將黑羊皮帽子底二片帽耳紮起來。

克林柏克是個高大的漢子，面孔狹而黑，生着一對熾熱的黑眼睛。他穿着一件厚呢藍色大衣，很合身，是按照城裏人式樣縫製的。他的脚上，那雙剛剛擦亮的皮鞋在新雪地上踏着響。就此時此地的寒冷來說，這雙皮鞋是太薄了的。早晨商談有關旅行的事務時，楚尼拜曾勸告他說：

「你最好向此地工作人員借一雙暖和的皮鞋穿了去，免得路上把脚凍壞了。」但他不聽楚尼拜底話。

現在楚尼拜正在整理馬身上的韁繩，聽了他的聲音轉回頭來。他站着，等待着，用詢問的眼光望着楚尼拜。這個馬車夫拿手掌撫摸一下硬如蜎刺的淡黃色鬚鬚，回答道：

「我都準備好了，祇要你準備好，我們就可以走了。」他在馬車裏面摸索一下，把

黑馬身上那根斷了的肚帶取下來，換上新的，又把舊的肚帶塞在車內破皮墊子底下。
「等我把這隻箱子放上去，就好了，」他補一句話說，一面急忙走向遠處一隻大箱子，裏面裝的是農場買來的種種物品。

「你一個人拿不動的，老丈。等一等，我幫你抬。」克林柏克追上去。

楚尼拜一面扣着棉襖底鈕子，一面回答道：

「很好，老哥。我本想請你幫忙，可是說不出口……。」

「有甚麼說不出口的？我也時常抬箱子。」

「老哥，你不曉得，請人幫忙不是每次都順利的。不久之前，我才爲了一件事情，下不得台。」

「甚麼事情呢？」

「那天，我也是趕了車，在這條路上走。馬受了驚，狂跑起來，隨時都能把車子拖翻土坑內。那時正有個人從對面走來，我對他叫喊：『老哥，請幫忙，把這隻馬拉住！』
『你不會趕車，就不要趕罷，』他回答，哈哈大笑着就走過去了。」

「這個小子！他大概想作弄你，可是那時不是作弄人的時候。」

「滾他媽底蛋！他還作弄人哩！這個傢伙看來有五十多歲，頭髮都灰白了。我又不

是跑快馬的騎師，有甚麼可笑的？……」

這般說着，他們就把所有的東西都放入馬車內，自己坐上去，開車走了。

昨日的雪下了一整夜，天亮時才停止。現在，天是明亮的，但很冷，很不高興，好像不願意風將那不久之前才遮掩着地平線的烏雲吹散了一般。山上的高巖用那矛一般的尖峯刺向藍色的天空。耀眼的積雪好像白綢子展佈在周圍地面上。

「今天的確是很冷的，」克林柏克說，一面劃了一根火柴，用手掌擋着風，點起了煙捲。

楚尼拜覺得他比這位旅伴更不怕冷些，接着說道：

「這裏的牧人有一首歌說那寒冷：

寒冷真可怕，

它叫你跳，

它叫你抖，

它叫你牙齒捉對兒厮打，

那時你就認得它。

牧人隨時都在露天底下過生活，過慣了，不很怕冷，也不很怕熱。我本來不曉得，直到

近日做了車夫之後才明白這個道理。」

「老人家，你以前做甚麼呢？」克林柏克很感興趣地問他。

「做鐵匠呀。」

「做鐵匠？那麼，你爲甚麼又來趕車呢？」

「呵，老哥，說來話長。我說了，怕要惹起是非哩。幾日以前，我才同一個人說了幾句心坎裏的話，誰知闖出了禍殃。從此以後，有人問我：『你看見馬了麼？』我說：『沒有。』『你看見駱駝了麼？』我也說：『沒有。』無論人家要我做甚麼事情，我總是說：『好，我就做！』」

克林柏克不同意這話，反駁道：

「照實說話，怎樣會惹起是非呢？你大胆些說罷，老人家！」

寒風吹撲人面。人底鬍鬚和衣服都蒙了一重冰花。栗色的馬變成了臃腫的白馬，好像神話裏的怪獸。

馬不快不慢地向前走去。結成刷毛一般的冰絲沙沙響着。有時，馬快跑起來，一面長嘶，一面揚起路上的雪塊。車輪彷彿不願意在冬季道路上滾動一般，無精打采地轉着，響着，好像冰花纏住了它們，而寒冷又催促它們前進，害得它們嗟歎愁苦的命運。

楚尼拜拿鞭柄刮去他的皺襞的舊皮帽上面的冰花，這頂帽子已有好多地方被火花燒焦了。

「我告訴了你，老哥，」他開始說，「我做過鐵匠。那時，大家喜歡我，叫我『老楚』；那時，我發現甚麼不好的、不對的事情，我總是忍耐不住，總要說出來。這個習慣害了我。人家罵我，奪去了我的鐵鏈，……一句話說，人家停了我的生意。……現在很少人叫我『老楚』了。」

「誰停了你的生意呢？」

「啊，老哥，有話不說是很難過的。好，我說到底。……我們的農場有好幾個場子，最重要的一個是養馬場。這個場子底主任是伯基希，他沒有做甚麼事情，可是一天忙到晚，好像有狗追趕着他一般。我就是受他欺侮的！……」

「他怎樣欺侮你呢？」

「他的養馬場離我的打鐵場不過十幾公尺遠，可他從未走到我這邊來。但是，有一天，好像給鞭子趕着一般，他忽然奔到我這邊來了。『趕緊給我打這個，馬上給我打好，』他說，說時丟了一塊鐵在我的腳前。『拿這塊鐵打出甚麼呢？』我問他。『打一根鐵樁子，給我拴牛用的。』『不可以明天再打麼？今天我忙着給這部車子打輪箍，好

去裝飼料的。』『沒有你說的話。我命令你做，你就做！』他叫喊。我不同他爭辯，我祇一聲不響繼續做我的工。大約這激惱了他。他從我手裏奪去了鐵鏈，對我喊：『喂，你做甚麼？你知道是誰站在你的面前麼？』『伯基希，』我說，『你會喊，我也會喊的。我的聲音也會喊得同你的一般響。但你叫喊時，應當想一想。難道我們此時可以把車子放在旁邊不管來打甚麼鐵樁子麼？我問：這根樁子不可以明天再打麼？』他沒有安靜下來，反而照他的慣常脾氣，大發雷霆：『把鐵鏈放下來！從今以後不許你在此地做工了！』『你要開除我的工作，隨你的便，』我說，就走出了打鐵場，我的學徒奧爾莫希也不得不跟我走出來。事情的經過就是這樣。……』

「你沒有別的過錯麼？」

「除了這件事，我還能做出甚麼事情呢？難道我殺死了他的父親麼？不錯，還有一件事情激惱了他。不久之前，他叫了我，責問我：『你在背後說了我甚麼壞話？……』」

「你在背後說了他甚麼話呢？」

「事情是這樣的。一天晚上，我有事到他家去。我走到窗子下面就聽到他的大聲說話：『我在職一天，你就可享福一天。祇要你願意，我天天都會拿給你吃。』我走進去，

看見他招待一個人，拿酸馬乳倒在綠碗內給那個人吃。看見我，伯基希變了色，換了話題，一面把綠碗推向旁邊，藏起來。可是，藏了碗，藏不了酸馬乳氣味。」

「老丈，這酸馬乳，也許是他自己吃的呢？」

「那些馬是農場養的，不久要生小馬，他拿公家的馬擠乳來吃。」

「甚麼！冬天好擠馬乳麼？不是禁止擠馬乳了麼？」

「經理是新來的，工作還沒有頭緒。所以伯基希敢這般橫行，同草原裏的狼一般。」

「新經理來了多少時候？」

「還不到一個月哩。養馬場以前的主任參軍去了。」

「你就是這樣做了車夫麼？」

「這不相干！我趕車也沒有甚麼不好。不過有時到打鐵場去，看見那裏的事情一團

糟，我心裏就難過。」

「除了你，農場還有鐵匠麼？」

「有個人接替了我，可是他差不多不懂得怎樣打鐵。」

「你向經理說起伯基希麼？」

「我不愛訴苦，不愛向經理報告甚麼。伯基希趕我出門，我說『隨你的便』，就完

了。他叫我趕車，我就趕車。有人說，昨天經理爲我的事情罵了他。等着罷，有把戲看哩。……政治科主任似乎是好人，但來了不久就生病，現在住在醫院。」

「這事，以後再說。現在告訴我關於伯基希底工作。」

「那麼你看！」

楚尼拜停了馬，從車上跳了下來，解開了那隻黑馬底肚帶。馬背上現出了一處尚未完全痊癒的傷痕。

「這就是他的工作，」楚尼拜指着這傷痕說。「馬是阿加馬克種，連鞭子都用不着，可是伯基希害得它半個月長久不能工作。這傷痕本來更深得多，幸虧我天天醫治，才漸漸好了。」

「你是說：他騎馬時，亂糟躡馬麼？」

「一點不錯！經理和黨支部書記還沒有知道他所作爲哩。如果沒有人教訓他，那他甚麼事情都做得出來。以前，我們這裏還有幾個人能夠約束他，可是他們都到前方去了。他做了養馬場臨時主任。不錯，他願意工作，但他沒有能力工作。最糟的，是他的脾氣暴躁，沒有自制力。所以人家不敬重他。」

「以前，他做甚麼工作呢？」

「他管倉庫。」

「啊，啊，」克林柏克沉思地說。「你確是受了委屈的，老丈。不過，你要知道，決不可爲了抱怨一個人，讓整個農場工作遭受損失。你大概願意回到打鐵場去罷？」

「老哥，你這幾句話說得很對。我很願意再做鐵匠。我已不得再打鐵哩。」

「我想，一切都能處理得好的。我們大家商量一下，總有辦法。」

馬車在這條陰影掩映的山路上走得很長久了。冬天的太陽，好像忙着回家安息一般，已經躲到山峯後面去了。預告黑夜即將到來的陰影，漸漸濃厚起來，漸漸彌漫於滿目積雪的大地上。酷烈的寒風，從那些沒有凍冰的山溪吹了來，透進整個身體，凍僵了手和腳，彷彿吸出了所有的血液。車輪滾動的聲音，在懸巖峭壁中間響着，刺激着人底聽覺。

克林柏克早已從車上下來步行了。凍僵了的腳，迅速奔走一個時候，又熱起來。他趕上了楚尼拜底車子，一面用手套掃去衣領上凝結的冰花，一面問道：

「你冷麼，老丈？」

「這就算冷麼？再冷些，我們也不怕哩！你好像受不了這冷？」

楚尼拜用袖子揩拭那雙被冰花蒙蔽的眼睛，細看地下的旅伴。克林柏克勉強忍受着

寒冷，在地上跳着。

「前面還遠麼？你早說過這路並不遠。難道愈走路愈長麼？」

「不遠，快到了。我們祇要走過那個山崗，剩下的路就不多了。」

「附近有甚麼村莊沒有？我們烘烘火，歇歇腳好嗎？」

「自然是好。可是這裏附近沒有甚麼村莊，祇有那邊，巖石下面，住着一個牧羊人。但若我們走到了那裏，剩下的真正祇有幾步路了。」

夜愈加濃厚了。寒風吹撲人面，迫人流出眼淚。手套已不能溫暖克林柏克底手。他還在步行，但用手扶着馬車邊緣。有時他說：

「快一點，老人家，」他又沉默了。

後面有一騎馬急步趕上了他們。馬上的人問道：

「前面是誰呀？」

「是我，楚尼拜。」

「你此刻才回來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所有的東西都買到了麼？」

「套索沒有買到，別的都有了。」

「回來的是誰？」

「大概是來我們這裏做工作的。」

「做工作的？」

騎馬的人停了馬，走近克林柏克身邊來。

「你到我們這裏來的麼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來做甚麼工作的？」

「青年團政治科副主任。」

「啊，……好。請教姓名。我是國營農場經理，大家叫我伊凡·彼特羅維奇。」

克林柏克也通了姓名：

「阿克馬托夫。」他又問道：「你今天也到得遲了？」

「是的。我在區委那裏，有事情耽擱了，回來得遲，天氣又冷。……楚尼拜，車趕得快一點，免得這位同志凍壞了。不過你們無論怎樣跟不上，我是騎馬的。你們還是要快點走，因為今天晚上青年團開大會，來得及參加是很好的。」說完了這幾句話，伊

凡·彼特羅維奇就催馬快跑了。

楚尼拜望着他的背影，說道：

「這人看來很能幹。他一到，好多事情都改變了。自然，他的能力還沒有完全舒展出來。」

「他來到這裏好久了麼？」

「大約有一個月。這個農場是不久之前才組織起來的。以前不過是一個場子。一下整頓好所有的事情，本來是困難的。」

國營養馬農場才成立不久，經理及其他的專家才到任不久，——這一切，克林柏克在傅倫采城早已知道了。楚尼拜關於這方面說的話沒有補充甚麼新材料。他一面聽，一面點頭，那神氣好像在說：「我知道了。」

當這二個人繞過峽谷，越過山崗以後，就聽到狗吠，看到燈火在不遠之處閃光了。

「我們走了一整天，這個農場總是逃離我們。現在，我們終於捉住它了。看哪，這就是我們的農場底燈火，」楚尼拜說。

二

青年團大會正在依照議事日程討論問題。

「同志們，靜一點！不要破壞會場規則！」青年團支部書記鄂穆斯用鉛筆敲着桌子說，同時他轉過臉來對着在角隅悄聲說話的兩個人。

鄂穆斯是個駝背的矮胖子。兩片厚厚的嘴唇，說話時總是搖動着舉起右手，總是面對着一個人，好像僅僅同這個人說話一般。

此時在台上說話的，是一個戴皮帽子，穿黑大衣，皺皺額頭上有許多雀斑的人。他說：

「……我們不要粗心浮氣考慮問題，不要忽忽忙忙解決問題。剛才伯基希說的話是完全不對的。奧爾莫希並不是自高自大的人，他怎能說奧爾莫希自高自大呢？」

這幾句話，顯然不受台下一個人所歡迎。這個人是瘦子，他的外貌給了人不愉快的印象：面色好像在油裏炸過的小麥顏色，牙齒向前凸出，眼睛是狹小的，額頭上有個傷痕。他就是養馬場主任伯基希。此時，他正在竊笑，正在揮舞那頂鑲了黑羊皮的帽子說道：

「莫名其妙！胡說霸道！」

燈火底煙給窗縫裏衝進來的風吹得左右搖擺，好像要找尋一個出路。房間內擠滿了人。現在，鄂穆斯起來說話了。他說：

「我認爲，我們應當讓奧爾莫希說幾句話，那時問題就明白而能瞭解了。我們沒有聽奧爾莫希說話，便不能採取正確的決議。」

「應當這樣做！」好多聲音說。

「甚麼都不懂得，祇曉得瞎叫，」伯基希埋怨說。

「讓我先說幾句話！」一個圓面孔的黑漢子從坐位站起來說。

「好的，但要說得簡單些，不要重覆，克默爾，」鄂穆斯說。

「如果我們拿這個人，」克默爾說，一面指着他身邊的一個人，「左罵他，右罵他，時時刻刻對他叫喊：『你是壞人，你是壞人！』那他不會變成真正的壞人才怪哩。我們此刻就是在這麼做。自然，說到工作時候，我們應當服從伯基希，應當尊敬他。但在這件事情上，伯基希未免小題大做了。他把火花誇張爲烈焰，水滴誇張爲海洋。這是我不能同意的。」

「說得對！」